

因极一病证方论》天干方共十方,并摘录缪问《司天方论》相关方剂的解析,指导临床病证治疗。如附子山茱萸汤,陆懋修认为此方证治六甲年太宫运,岁土太过,雨湿流行,土胜木复之民病。《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湿淫于内,治以苦热”<sup>[15]</sup>。缪问阐述本方为敦阜之纪,雨湿流行,肾中真气被遏,脾失温煦,以附子大热纯阳之品,鼓动少火回阳救逆,治肾兼治脾,佐山茱萸以补脏,并用其酸收以防附子性窜劫液,且酸味药可防风气来复。而在六己年少宫运,岁土不及,风乃盛行,木胜金复之民病则选用白术厚朴汤。

2.2 客主加临,择药有别 陆懋修在《内经运气病释九》中,按照三阴三阳之序,引入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地支方六方,及缪问对不同时客主加临时药物加减的解析,为临床诊疗提供理论指导。如敷和汤,陆懋修认为巳亥之年,厥阴司天,少阳在泉,风燥火热之气见于气交,民病宜以此方来治。缪问阐述,初之气,阳明加临厥阴,宜加牛蒡子以其辛平导炮姜之辛温以散寒,二之气,太阳加临少阴,病反中热,加麦冬以清金,山药以益土等。陆懋修认可陈无择运气方中的学术思想,选择性地摘录运气方相关原文及缪问对用药特点的分析,补充了《黄帝内经》中无运气之方的缺憾。

## 小结

综上所述,《内经运气病释》条理分明地阐述了五运六气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的影响,创新性地阐释了五运六气异常变化所致民病的特点、病因病机及治法用药,强调了通晓五运六气对于临床诊疗的重要性,为后世从医者指点迷津,并仍对现今临床实践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 参考文献

- [1] 佚名.黄帝内经素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 [2] 清·陆懋修.内经运气病释.周国琪,李海峰,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 [3] 高喜旺,苏颖.《瘟疫发源》五运六气医学思想及方药特点.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3):1116-1118
- [4] 沈晔龙,苏颖.《元和纪用经》五运六气医学思想及方药特点探析.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9):4322-4324
- [5] 苏颖.五运六气探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119
- [6] 孙畅,徐方易,苏颖,等.《脉诀汇辨》辨脉思想及运气脉法探赜.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2):775-778
- [7] 聂金娜,苏颖.刘完素五运六气精义论.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2):778-780

(收稿日期:2021年7月7日)

## · 研究报告 ·

# 《黄帝内经》历法体系探析

邵雪莉, 刘晓燕, 裴枫, 崔亚东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摘要:**《黄帝内经》的生命观是“天人一体观”,“天人医学”体系是对《黄帝内经》生命观的继承和创新。天文历法则是《黄帝内经》“天人一体观”的重要体现,是人类实现生活与天体运行关联的重要途径,是研究天体运行对生命的影响规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文章通过对中国的历法体系以及《黄帝内经》中相关的历法论述进行整理,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黄帝内经》中的历法体系,太阳历、太阴历、阴阳合历均有涉及,但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太阳历。

**关键词:** 黄帝内经; 历法; 太阳历; 太阴历; 干支历; 阴阳合历

**基金资助:**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专项(No.2019YFC17119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81973716), 北京市中医药科技发展资金项目(No.JJ-2020-35)

##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calendar system in *Huangdi Neijing*

TAI Xue-li, LIU Xiao-yan, PEI Feng, CUI Ya-do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通信作者: 刘晓燕,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1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邮编: 100029, E-mail: liuxy1088@sina.com

**Abstract:** The view of life in *Huangdi Neijing* is the theory that ‘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and the system of ‘nature and man medicine’ is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its view of life. The astronomical calendar rule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ory that 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in *Huangdi Neijing*, an important way for human beings to real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and the operation of celestial bodies, and an indispensable step in the study of the laws of the influence of celestial bodies on life.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Chinese calendar system and the related calendar statements in *Huangdi Neijing*,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calendar system in *Huangdi Neijing*. The solar calendar, the lunar calendar and the yin-yang calendar foundation project are all involved, and the solar calendar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one.

**Key words:** *Huangdi Neijing*; Calendar; Solar calendar; Lunar calendar; Ganzhi calendar; Yin-yang calendar

**Funding:** Key Project of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National Key R&D Program of China (No.2019YFC1711905),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81973716), TC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ject of Beijing (No.JJ-2020-35)

《黄帝内经》从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和天人感应等角度阐述了天地对生命作用的规律,其本质反映了天体运行变化所产生的能量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sup>[1]</sup>。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从观象授时到历法制定,天体运行规律被记载、运用并不断地更新完善。历法是人类实现生活与天体运行关联的重要途径。目前公认的历法有太阴历、太阳历、阴阳合历。《黄帝内经》作为以“天人一体观”为核心观念的经典著作,明晰它背后的天文历法是正确解读其“天人一体观”内蕴和思想的关键。

#### 历法的含义

历法是为了社会生产实践而制定的规律的计时系统<sup>[2]</sup>。它可以通过时间(数)来对应天象等自然规律,判断气候的正常及异常变化,预测天气对物候的影响<sup>[3]</sup>。因其可反映天象规律,故精通历法可以更好地趋利避害。《黄帝内经》中具有预测功能的五运六气理论所涉及的篇章,如著名的七篇大论及《素问·六节藏象论》等,均涉及到天文历法的内容。可见,历法对理解《黄帝内经》的“天人一体观”具有重要意义。

#### 中国的历法体系

历法的名称随着朝代的更迭也在不断变换,迄今共计百余种。虽然历法名称多样,但其核心历法主要有太阳历、太阴历、阴阳合历。

1. 太阳历 太阳历是以太阳回归年为标准,一岁365.25日,即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运动周期,描述的是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联系。我国对于1个回归年内的季节月份的划分方法大致可分为以下4种。

第一种为山头历法。山头历起源于《山海经》中的《大荒东经》与《大荒西经》,分别记载了7座日月所出与日月所入之山,如《大荒东经》曰:“大荒东南隅有,名皮母地丘。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大言,日月所出;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稽,日月所出;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鼂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苏门,日月所生;东荒之中,有山名曰棼明俊疾,日月所出”。有学者<sup>[4]</sup>

认为扶木在古代神话中为日出之地,故可以作为七座山之一;

《大荒西经》曰:“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树,名曰格柕之松,日月所出入也;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大荒之中,有龙山,日月所入;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天门,日月所入;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鳌摩巨,日月所入者;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阳之山,日月所入;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因为这里提及的是西海,因此“方山”应在西方,故“出”为衍文<sup>[4]</sup>。根据《大荒东经》记载,日出七座山的顺序是从东南到东北,它代表的路线是太阳从南回归线到北回归线,因此,日出的南北两个山头代表太阳在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对应后世的冬至与夏至两个节气。可见,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发现了太阳的运行规律,并根据不同山头的日出来判定当下的寒热温凉。

第二种为八节法。八节法又名北斗历法,是根据北斗七星斗柄所指的位置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8份。在北斗七星的周年视运动过程中,每个季节指向的位置不同,所指的8个位置分别是北、东北、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斗柄指向上述8个位置时代表8个节气,分别是冬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

第三种是十月太阳历。在彝族某地区仍然保留着十月太阳历<sup>[5]</sup>,其不使用干支来纪年月日时,而是以十二属相来纪日,十二属相轮回3次为一月,每月36日,每年共计循环30次,即10个月,剩余的5日作为过年日。

第四种是干支历。干支历又名六十甲子历,是十天干与十二地支搭配60种不同的组合用以纪年、纪月、纪日和纪时的历法。有学者<sup>[6]</sup>通过考证现存的相关文献、出土文物等资料,认为干支纪年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841年的西周时期。另外,在《甲骨文合集》内收录有一块武丁时期(商)的牛胛骨,上面刻有完整的六十天干地支表,用于纪日。干支历以二十四节气的“立春”作为岁首,60个基本单位循环往复。一年纪一个干支,60年一循环;一月纪一个干支,月与月之间干支的转换以二十四节气中的“节”作为分界点,则5年一个循环;同样,一日纪一个干支,一时纪一个干支。干支历以二十四节气的立春为岁首,且月初以

二十四节气的“节”作为起点<sup>[7]</sup>,未涉及到月相周期,故干支历本质上属于太阳历,一年时长为太阳回归年。

2. 太阴历 太阴历是以朔望月为标准,平均每月29.5日,一岁354日,即月球绕地球一周的月相周期变化,描述的是月球和地球的关系。由于日历需要取整数,所以太阴历分大小月,小月29日,大月30日,单数月份为大月,偶数月份为小月。

3. 阴阳合历 阴阳合历是太阳历与太阴历相结合的历法。太阳的运行产生四季的寒热温凉,月亮的运行影响着大海的潮涨潮落等,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对地球生命的生化化皆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故中国人逐渐使用阴阳合历的方式指导人们的生活作息。但是太阳回归年周期与月亮朔望月每年运行周期约差11日(10.8753日),3年约差33日,所以为了能够使这两个周期更好地匹配,便产生了“置闰”法,将差出的33日作为“闰月”添加在太阴历中,由于太阳与月亮实际运行周期并非整数,与365、354等有余数的区别,所以古人通过严密的推算,得出了“十九年七闰”法。另外,阴阳合历的大小月的依据是朔望月,即大月30日,小月29日,但排列规律与太阴历不同,并非根据一大一小的规律排列,而是以精确的朔望月周期(29.5366日)为依据,经过推算得出,以确保每月初一为朔日,那么在排列过程中,就会出现连续的大月或者小月。

《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天垂象,地成形”,天体的运行变化,在地球呈现出阴阳的消长变化,如春夏秋冬、昼夜循环、寒热温凉,这些直观的现象直接影响人体的生理病理,是《黄帝内经》论述《四气调神大论》《生气通天论》《阴阳应象大论》以及七篇大论等的重要理论依据。同样,历法是以时间的形式对这些自然规律进行总结,《黄帝内经》成书时,太阳历、太阴历、阴阳合历已出现,书中诸篇便借助历法知识来阐述其“天人一体观”,告诫世人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才可“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故历法对《黄帝内经》理论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 《黄帝内经》历法体系

1. 《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与历法 《黄帝内经》非一人所著,考证它的成书年代,有助于了解当时存在的历法种类,从而进一步研究《黄帝内经》采用了何种历法。

钱超尘考证《黄帝内经》始于先秦而成于汉代,《灵枢》成书年代早于《素问》,而王冰补入的《七篇大论》成书于东汉后期<sup>[8]</sup>。田合禄<sup>[9]</sup>应用文献研究法,证明《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根据《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可推断其应用的历法应是东汉时期之前的历法。马明芳<sup>[10]</sup>提出秦汉时期采用的历法均以“殷历”为基础,秦汉之间各代历法只是名称的不同,本质皆为“四分历”,即“阴阳合历”。在东汉之前,太阳历、太阴历(朔望月)、阴阳合历皆已出现并

应用,所以《黄帝内经》具体采用哪一种历法需要进一步根据原文论证。

### 2. 《黄帝内经》中与历法有关的论述

2.1 太阳历 《黄帝内经》中有许多原文体现了其对太阳历的应用,如《素问·六节藏象论》曰:“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矣”;《素问·六微旨大论》言:“帝曰:何谓初中?岐伯曰:初凡三十度而有奇?中气同法”。张介宾注:“度即日也。三十度即三十日,一步之数,凡六十日八十七刻半,而两分之,则前半步始于初,是为初气,凡三十度而有奇。奇,谓四十三刻又四分刻之三也。后半步始于中,是为中气,其数如初,故曰同法。初中者,所以分阴阳也。凡一气之度必有前后,有前后则前阳而后阴”。一步气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六步气即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这与现代天文学计算的太阳回归年周期是相吻合的。另外三百六十五在《六节藏象论》《针解》《气穴论》《气府论》《调经论》与《微四失论》等篇章均有出现,将“天岁”三百六十五类比人体的穴位、九窍、经络等,反映了“天人相应”的特点。王冰补入的运气七篇,即五运六气理论,采用的是干支历(太阳历)。例如《素问·天元纪大论》曰:“甲己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素问·六微旨大论》曰:“木运临卯,火运临午,土运临四季,金运临酉,水运临子”“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子甲相合,命曰岁立”等,处处体现着干支历(太阳历)的应用。所以《黄帝内经》中的太阳历法是广泛被应用的。

2.2 太阴历 《黄帝内经》中有对朔望月周期的描述,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太阴历具体的历法规则,如《素问·阴阳类论》曰:“三阴为表,二阴为里,一阴至绝作朔晦,却具合以正其理”;《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夫六气者,行有次,止有位,故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视之”;《灵枢·岁露论》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宫”。

而且,《黄帝内经》中对于月球的描述,倾向于月相周期对人体的影响方面,并非计时方面。如《素问·移精变气论》曰:“色以应日,脉以应月”;《素问·八正神明论》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月郭空而治,是谓乱经”“先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以候气之浮沉”,多篇章涉及月相周期变化对人体气血的影响。另外,月球对地球的平均引潮力高于太阳<sup>[11]</sup>,现代医学也进一步证实了人的性腺系统、垂体、下丘脑和松果体等整体性生理活动与朔望月周期有关<sup>[12]</sup>。因此,《黄帝内经》中也有太阴历的影子,但是其历法规则没有明确交代,而是更倾向于阐述月相周期的“作用、影响”方面。

2.3 阴阳合历 《黄帝内经》中亦有对阴阳合历的论述,如《灵枢·岁露论》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宫,其日西北



风,不雨,人多死矣……此所谓候岁之风”。正月朔日即正月初一,在这一天观测气候的至与未至,将正月初一(太阴历)与气候(太阳历)相联系,属于阴阳合历的特点。然而尽管当时的国家历法是阴阳合历,但《黄帝内经》中表明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却并无原文内容明确提及正月朔日为岁首。笔者认为太阳历和太阴历分别代表太阳和月亮两个对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天体,通过气候和引潮力的变化影响着人体气血的充盛和运行,已经明确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阴阳合历只是为了让阴历与阳历可以长期共同配合使用,成为规律的计时系统,即便在《黄帝内经》中有论及阴阳合历,它们之间作用于人体的媒介依旧是气候和引潮力,所以《黄帝内经》作为一部医学著作,重心在“天人一体观”的理念中,并非整齐的时间序列。在《黄帝内经》的其他篇章也未再有补充说明,故笔者认为《黄帝内经》中虽有阴阳合历,但并未被广泛采用。

值得提出的是,近代有学者提出在干支历(太阳历)指导下的五运六气理论,其天文学背景是日、月、水、金、火、木、土七曜,七曜的运行周期互相配合产生了六十甲子及天干地支的阴阳、五行,即六十甲子包含的10年周期对应的是水星;12年周期对应的是木星;地支分阴阳的2年周期,对应的是火星;五运的5年周期,对应的是金星<sup>[13]</sup>;六气的三阴三阳,对应木星类日视运动和火星阴阳<sup>[14]</sup>。由上可知,干支纪年的五运背景清晰,但是六气只分了三阴三阳,一气2个月,并没有采用干支纪月,《黄帝内经》中亦无对六气干支纪月的记载,所以运气理论的历法系统只停留于年层面,尚不是一个完整的历法体系,其还需在干支纪月纪日方面加以完善和补充。

### 小结

综上,笔者认为《黄帝内经》所涉及的历法体系包含太阳历(包含干支历)、太阴历和阴阳合历,但其中被广泛应用的是太阳历。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著作,其成书建立在古人对天象、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中,《蒙泉子》曰:“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虚者,气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太乙者,数之始也;太极者,兼理、气、象、数之始也”<sup>[15]</sup>,通过“数”记录天

象的规律,指导人类的生活作息,预测气候的风云变幻、人类的生老病死。因此,若要深刻理解《黄帝内经》蕴含的道理,尤其是五运六气理论知识,就需要天文历法(数)的基础支撑,因此对《黄帝内经》历法体系系统深入的研究将是未来中医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

### 参考文献

- [1] 刘晓燕.天人医学——《黄帝内经》继承与创新的新视角.陕西中医,2021,42(6):683-686
- [2] 史湘洁.古典时代雅典历法初探.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 [3] 张登本,陈霖,李翠娟.运气理论中干支应用的背景及其意义.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40(3):1-4
- [4] 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5
- [5] 刘尧汉,陈久金,卢央.彝夏太阳历五千年——从彝族十月太阳历看《夏小正》原貌.云南社会科学,1983(1):71-79
- [6] 何爱华.中国历法三正论、殷历、周历、干支纪年起源考.学习与探索,1992(5):137-142
- [7] 张培瑜.有关中国历法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93(9):40-41
- [8] 钱超尘.章太炎先生论《黄帝内经》结撰于汉代.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3):893-900
- [9] 田合禄.五运六气天文历法基础知识.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182-183
- [10] 马明芳.天文古今 反本开新——张汝舟古代天文历法体系的特色.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2):68-74
- [11] 乔寅飞,靳九成,罗文淇,等.六曜论平气与病气预测.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3):1107-1112
- [12] 季国平,宋岫庭,凌兆芬,等.与《月亮、太阳、大地与精神活动》一文作者商榷.自然杂志,1988(6):437-441,452
- [13] 罗文淇,戴启迪,靳九成.二十八宿背景下的七曜才是破解干支纪年及其特性的完备天文学背景——与日、月二曜“天”模型论者商榷.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4):1645-1649
- [14] 靳九成,龙奕文,云歌,等.年支正五行、六气及其正化对化的天文学背景探讨.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8,24(12):1707-1711
- [15] 万明英.三命通会.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1-3

(收稿日期:2021年8月19日)